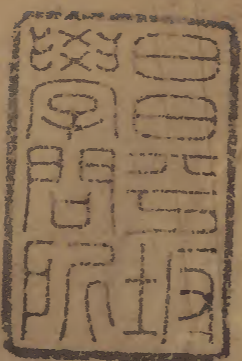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



漢書門
八
三
八
六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三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6
冊數 12 (6)
函號 285 76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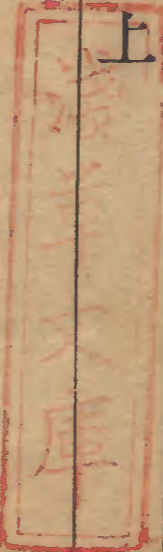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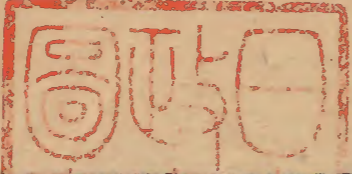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卷第十一

宋上

高祖武皇帝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帝生神光照室甘露降墓樹及長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雄傑有大度事繼母以孝聞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



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子恭者善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兩小龍附翼之樵漁山澤同侶亦或覩焉困於貧賤不修廉隅小節時人莫能識唯瑯琊王謐獨深敬重之帝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之遂被達執謐密以已錢代償以此得釋嘗於下邳舍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方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旣而忽失僧所在帝驚而異之晉隆安三年冬十一月妖賊孫恩寇會稽殺內史王凝之三吳亦應賊所在蜂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請帝爲參軍事自丹徒往盡平定

郡縣四年春牢之還鎮丹徒以謝琰鎮山陰五月恩又入山陰琰戰死冬十一月牢之又東討帝衆嚴肅百姓賴之五年春孫恩又寇海鹽帝翼之而進築壘於海鹽故治與賊相拒城內兵少戎備不足帝選敢死士百人去介冑持短兵突賊兵賊棄甲走收其器仗皆以給兵士戰雖連勝終慮賊衆我寡乃一夜偃旗臥鼓若已宵遁旦使一童子開門賊問主將安在曰已走矣信之無備帝會將士出其不意復攻賊恩乃大敗扈瀆高祖追之海鹽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隊爲前驅帝曰吳人不習戰今賊方盛若前軍失利必喪我師翼日將戰帝夜設伏兵四至皆立旗鳴

鼓賊言四面有兵一時走散嗣之追奔深入爲賊所敗帝且戰且退死傷略盡懼不免至初戰地令左右解死人衣但示閑暇賊言有伏兵以誘我乃不敢進帝乃得徐歸夏四月恩浮海入江至京口銳卒十萬舟船千餘自丹徒至于建業百姓荷檐而至時劉牢之尚在山陰帝與四百人晨夜兼行與賊俱會京口恩率大衆登山帝至逆擊破之投山巘赴水者不可勝數恩以棚棧自舉僅得免猶恃其衆欲掩京師進及白石聞牢之還京口遂退散歸秋八月以帝爲建威將軍下邳太守冬十一月又追破孫恩於扈瀆恩走臨海元興元年春荊州刺史栢元舉兵東下楊州

刺史司馬元顯南討以劉牢之爲前鋒次栗洲帝以參軍從事屢諫牢之令擊元牢之不從使其子敬宣詣元請和入京師牢之鎮廣陵怏怏曰人情去矣牢之竟自縊於新洲元以從兄脩爲撫軍大將軍鎮京口帝爲中軍參軍太守如故孫恩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二年春正月元使帝討孫恩餘黨帝大破盧循於東陽追之永嘉循逸於海六月進帝彭城內史冬十二月栢元篡位司徒王謐爲丹陽尹卞毓之爲鎮軍將軍謝混爲侍中遷天子於尋陽明年春帝隨栢脩入朝元妻劉氏謂元曰昨見劉德輿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非人下者也宜早爲其所元曰

方欲北清中原非劉裕莫足使若關隴平定徐思其
宜三年二月丁酉帝還丹徒潛謀序復乙卯帝因遊獵
會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劉毅毅弟藩檀韶韶弟祇
孟昶昶弟懷玉劉道規諸葛長民同謀者二十七人願
從者百十人丙辰平旦城門開馳入稱有詔遂擒昶脩
斬之以徇脩弟宏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宏中兵
參軍孟昶爲主簿昶勸宏其日出獵未明開門昶道
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宏正噉粥稱有詔晉
帝已復正斬昶元首訖遂斬宏收其衆濟江義軍
將尅京城初王元德率扈興等亦預參議謀是日陰
據石頭毅兄邁有寵於昶元元以爲襄陽太守尙在

建業帝使陳留人周安穆告之使爲內應云天文已
著而土木之工不息此而不乘宜復何待邁甚懼安
穆慮事發馳歸是夜元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
近見劉裕何所道邁將謂元已知其謀晨起白之元
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乃誅元德
等召羣臣廷論衛將軍楊州刺史昶謙請北拒元曰
不然此兵輕狷皆出萬死若我偏師失利則更成其
氣今不如屯兵覆舟使其空行二百里地無所措手
卒遇大衆莫不振懾我按甲堅陣勿與爭鋒彼請戰
不得勢將自走此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謙固諫不
然乃遣其將吳甫之皇甫敷等相繼拒義軍先是帝

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耀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告元元不以為意及聞義兵起方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推帝總徐州府事孟昶為長史居守檀憑之為司馬劉穆之為府主簿帝率二州之眾一千七百人進及竹里移檄京師三月戊午逆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敗栢謙將於覆舟山元出自西掖門策馬石頭城輕舟南逸王謐率百辟推高祖領揚州帝固讓以王謐為揚州刺史畱臺朝廷肅然各守職王謐命尚書以帝為使持節都

督徐兗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鎮石頭劉毅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國將軍瑯琊內史魏詠之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鎮歷陽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先率兵千人追躡栢元

裴子野曰栢昶通有文武奇才志雪餘恥校動離亂之中掩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嘯命六合規謀凌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侈而莫已知王謐以民望鎮領王綏謝混以後進光輝諸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矣高祖是時殊方一疋夫也無千百之眾糾合同盟雷

擊三州會未及旬蕩清京邑號令羣后長驅江漢推
亾楚於已拔拯衰晉於已顛自羲軒已來用兵之速
未始有也自非雄略蓋世天命至止焉能若此者乎
於是民知攸暨而王迹興

刁逵爲相元西中郎將鎮歷陽元敗逵歸請罪初逵
與高祖故數窘高祖王謐嘗救脫之旣而族滅刁氏
裴子野曰刁逵元之爪牙王謐楚之上相論逆則王
重定罪則逵輕稚遠以舊德錄萬機長民以宿憾夷
七族以爲晉政偏頗甚矣且神龍伏於罟網漁者安
知其靈化霸王匿於人庶庸夫何以悟其英雄苟在
不悟則驕之者衆可勝怨乎是知宋高祖之非宏亮
也同盟多貳宜乎哉

丁卯帝遷鎮南府焚栢溫神主于宣陽作晉主于太
廟命劉穆之斟酌憲章旬日而典禮畢舉旣以之嚴
簡又躬自儉素貴賤莫敢犯者夏四月戊子帝推晉
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居東宮百司致敬大赦天
子爲從父以孔靖爲會稽太守帝東征盧循謂季恭
議欲往會稽收其兵討栢元靖以千里之外難用急
未若畿內動可集事帝然之元至江陵復置羣官增
法峻刑遣何澹之庾順助郭詮屯溢口壬辰以劉毅
爲西討都督統何無忌等四千人發京師庚戌大破
澹之於桑落洲是月劉劭宣自鮮卑來歸五月栢歆

據歷陽魏詠之破之追敗於芍陂歆走渡淮癸酉劉毅等追及栢元戰于崢嶸州破之元走己卯栢元自江陵逃漢中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奉天子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費恬送弟喪下璩弟子脩之時爲元校尉引入蜀至枚回洲益州督護馮遷斬元於貊盤洲傳首京師元從弟謙走羗中栢振逃于華容尋而振又襲陷江陵追謚元爲武悼皇帝送璽紱於天子稱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丙午劉毅何無忌追及栢振毅等敗績六月丁未退屯尋陽使宏愆請罪於是免毅青州刺史無忌瑯琊太守

裴子野曰善乎宋高之能法也不先崢嶸遽議靈溪之罰使擾攘之時無苟免之志恩不及私黨法不屈勲民使知攸憲示之以整不亦可乎故能使功著而費不煩威申而將不拔終靜四方用此道也

十一月栢振遣馮該守夏口東岸栢仙客守偃月壘孟山岢守魯山連艦夾江以待劉毅十二月壬戌毅三城進剋巴陵是冬盧循盜據廣州以其將徐道覆守始興郡義熙元年正月己丑毅次于馬頭栢振挾天子出營江津癸巳衆軍進次中夏大破栢謙等振走涓川謙逃長安天子反正戊戌劉毅言於天子令大赦天下可改元是爲義熙元年二月甲子天子發

自江陵何無忌翊衛劉毅停夏口是月益州民譙縱殺刺史毛璩于成都三月栢振又襲荊州襄陽太守劉懷肅討之大破振於沙橋臨陣斬振振勇冠三軍每一合戰瞋目橫矛衆不敢逼時醉中流矢乃擒之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帝固讓抗表辭歸藩是月旋鎮京口夏六月宥栢胤于新安胤祖沖克讓於晉故也秋九月戊戌以征北將軍魏詠之爲荊州刺史頃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詠之爲其客不出十年踐其位談者偉之十月以劉藩爲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義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鎮丹徒秋七月

加孟昶吏部尚書八月遣冠軍將軍劉劭宣毛循之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祇上書諫於帝曰自義旗之建所征必克可謂天人交助和順之徵也今大難旣夷君臣俱泰此誠漸無事宜大寧治民然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不然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來往艱阻雨雪連降驅三州三吳之人而投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且泝萬里所在無儲若連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今言可征者皆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以一介之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

官所遣兵皆烏合應募之人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爲治國先言其內而治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帝不從明年敬宣至黃武果無功而還中流接得毛璩喪而及家口歸之冬十二月戊子司徒王謐薨孟昶使尚書右丞皮況言於帝以謝混爲楊州刺史劉穆之說帝曰古有挾天子而令諸侯今其時也如公勲德豈可爲守藩將者乎劉孟諸人與公俱起布衣以取富貴位有先後一時相推非有安體心腹宿昔定分也楊州治本豈可假人大事草創用王謐爲神州王綏爲分陝以安當時之心

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於此哉一失權柄雖悔無及令荅云已往於辭實害宜報昶云須入朝量之大旨可見帝納焉四年春正月詔高祖入輔申前命且爲楊州刺史錄尚書事解兗州以劉藩爲刺史四月丙寅進孟昶爲尚書左僕射五年春正月乙未夫人臧氏薨

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孟昶曰師往必剋公其行四月己巳帝抗表北伐舟師發自京師從淮入泗次于下邳捨舟步進燕將公孫五樓說慕容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請斷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野芟夷穀麥中策也據城待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

峴我出鐵騎躡之成擒耳何遠清野自取蹙弱初謀是役諫者曰賊若不出嚴守大峴不則堅壁廣固守而不出軍無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旣幸其勝且愛其穀謂我孤軍將不能久必將引我且出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師踰峴虜軍未出帝喜曰天贊我也衆曰未見剋敵帝何悅焉帝曰師旣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無遺乏之憂虜墮吾計勝可必矣六月燕主令賀賴盧等拒臨朐去城四十里先據巨夢水超曰晉軍得水卽難敗也高祖遣先鋒孟龍符爭先據之大軍有車四千兩分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稍輕騎爲游軍軍

令嚴肅相戒以整未及臨朐賊至遂大戰超自往臨朐留寡弱居守悉令士卒前拒官軍大戰向日昃戰猶酣帝命參軍檀詔胡蕃等曰虜之精兵悉於是矣必留寡弱居守予以潛軍而翕其後往必剋城多易旗熾此乃韓信所以剋趙也且吾前云兵海道住必聲之詔等鼓行而登曰海軍至超棄城走軍聞城陷陣恐而動帝親鼓擊之臨陣斬大將段暉獲超豹尾玉璽等歸于京師超等奔廣固衆軍逼之剋其大城超嬰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撫納降附隨才任使華夷響悅牛酒日至秋七月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或薦北海王鎮惡召入與語

建康實錄 卷十一
悅因留宿旦日辟爲青州從事初超使尙書郎張綱
乞師於姚興綱歸太山守申宣獲之送帝帝知綱有
巧思令造攻具超黨初未知乘城曰汝非張綱無能
爲也及知綱爲軍所獲超大懼求割大峴獻馬千匹
稱藩以和帝不許姚興旣不能救使使來言曰今率
步騎十萬屯于洛陽晉人若不退將涉淮左帝謂曰
爾爲我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
時也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
若鮮卑未拔西羌人至公何以待之帝曰此兵機也
非子所及羌若來救不有先聲今逆言是自彊也
晉師不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能救之九月進帝太尉十月張綱治攻具成飛樓懸
梯大幔板屋冠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
力焉時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千餘人來援帝夜潛
遣軍益會之明日恢衆五千方道而至每晉使將到
輒復如之去者數十來者數千虜謂我師方益愈恐
六年春二月夜有鳥如蒼鵝飛入帝帳坐者咸愕胡
蕃獨賀曰蒼者胡也鵝者我也虜將歸我之徵也旣
旦悉衆攻城城陷慕容超踰堞走追騎獲焉送京師
斬於建康市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說盧循
令襲京師是月盧循舉兵過嶺寇諸郡何無忌起尋
陽之師南救諸鎮鎮南將軍殷閭進說無忌曰盧循

有大志所經必不傷人其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
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且留屯豫章徵兵城
守分軍石頭彼若圍城攻守者百倍告我而下畏吾
躡其背比爾相持已數十日荆豫兵可以大至而合
戰亦未晚也若以此軍輕進獨尅殆難濟乎無忌不
聽戰敗握節而死之贈侍中司空謚忠肅公帝發自
廣固將鎮下邳以經營司雍盧循寇逼朝廷徵還次
山陽聞無忌敢卷甲兼行與數十人造江山上問行
人知賊未到喜濟于京口夏四月乙未至京師戒嚴
息甲劉毅表南征帝止之毅不從果敗於桑落洲衆
皆沒毅登岸走免盧循聞帝之歸恐欲以董兵尋陽
西取荆雍道覆遣乘勝乃下賊衆十餘萬舳艫且千
里樓船百餘隻敗軍歸尤言其盛丙辰尙書僕射孟
昶以賊內逼曰臣之罪也是夜飲藥自殺

裴子野曰劉毅北伐先求南征非有料於勝敗大懼
以威之不立古人度德而居相時而動故能舉無悔
吝定霸取威若毅爲之不量力也竟則以甚何以能
振夫左道佐民幻俠調誕足以動衆不足以濟功何
哉國之將亡必隆妖孽不有悖主則有亂臣若天
欲蕩震斯疾使之不殄盡亂極凶然後王者興焉故
其始也若夜火之集飛蟲雖死不悔及其末也如朝
陽之照積雪一旦消除故有彊若盧循猛如徐道覆

基於邪蠱何以從彥遠之議遷都爲不知矣從之以死婦人哉昔有懼弱而自沉昶之徒也

丙寅劉毅歸自桑落洲者十三人詔還節鉞降爲後將軍戊午帝移鎮石頭守乙丑賊大至帝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六月進帝太尉中書監加授黃鉞餘如故辭秋七月諸軍大破盧循循自蔡洲退奔尋陽遣王仲德追之帝歸東府治水軍使建威將軍孫處率衆三千自海路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使奔散之日無所歸初盧循旣下使荀林寇江陵栢謙譙道福率蜀兵爲應謙及枝江荆人皆謙

舊也並懷二心刺史劉道規會衆夜開城門衆莫有去者冬十月高祖率劉番檀韶等舟師南伐盧循留別將范崇戍南陵王仲德破之十一月孫處至番禺攻陷其城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朔大軍次大雷築壘循揚聲不攻雷池中流而進帝分牛騎登西岸率水軍與戰參軍庾樂生乘艦在後斬以厲衆士卒乃爭破賊賊泊西岸步騎飛炬焚其舟水軍乘流逼之賊退走豫柵左里甲申大軍至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士卒皆降盧循單舸走徐道覆留始興帝自左里旋師天子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春正月乙未振旅而歸京師進大將軍楊州牧給班劔二十人三月循走番禺既無所止乃走愛州徐道覆自始興酖其妻子而後自殺歎曰我不信英雄主爲盧公所誤夏五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於龍編及父子函七首于京師梟於大航八年四月以劉毅爲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毅改易官守請丹陽尹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將有異志州病甚表請劉藩省疾高祖知之自收其黨謝混獄死而表西伐藩妻毅之姨也帝將圖毅而收之以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留監府事劉穆之居東府長史貽書劉劭宣曰盤龍狼戾專

恣自取夷滅世路剋清異端將盡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懼以牋示帝盤龍劉毅也元興中劭宣曾言盤龍自伐一旦遭遇必凌上取禍故長民見伐毅以劭宣言感動宣欲與謀高祖乃引爲喻也故劭宣以示帝甲申大軍次南州以參軍王鎮惡爲前鋒冬十月鎮惡及豫章口拒江陵二十里捨舟步進誠守船者江津遇衛軍朱顯之乃戰船人嚴鼓大發大破城內其夜毅自北門走出自縊死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江陵下書勞百姓曰夫宏獎拯民必存閔恕捨網循綱去煩易理九年春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臧燾及下邳太守劉鍾等衆二萬自江

陵伐蜀初謀元帥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違衆拔之授麾下之半臧燾夫人弟也位出其下亦隸焉誠石曰劉敬宣往至黃武無功而退今者師出應道青衣賊判由其不意復從內水如是涪城之戍必有重兵若道黃武正墮其計令軍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黃武此制敵之策也書函署曰到白帝發之諸將雖行未知所趨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旣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爲亂又常謂人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之後身履危機今日欲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及帝西歸甚慮之輔國將軍王誕求先

下帝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無慮乃可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帝乃至期剋日奄至東府而誅長民兄弟等是時民多遠本僑雜者衆帝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披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民無遷業故有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不擾所託咸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序復之算民無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寧民雖治猶有未遑及大司馬栢溫以民爲政本

傷治爲深故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民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離居流寓閭伍不脩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負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爲桑梓者戒以生焉終焉愛敬所託今所居里也墳隴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舉庚戌土斷之科庶存所宏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風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返本之制乃速申於當年於是依界土斷從之上又令豪彊不得固其湖澤稅民爲利是月朱齡石次白帝乃發書書言衆軍悉由外

出臧燾自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造廣武譙縱果遣道福董兵守涪城六月癸未朱齡石次平模距成都二百里譙縱遣大將侯暉僕射譙詵等至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朱齡石謂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只因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謂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衆軍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暉之阻兵非堅壘也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剋剋平模則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必矣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兵復來難爲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人同爲蜀子虜耳石從之攻皆剋斬侯暉

進次成都秋七月戊辰譙縱將家出奔其尙書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壬申朱齡石入成都縱之走也如其墓乃自縊死齡石戮其屍傳首京師十年夏五月乙酉夜河間王司馬國璠帥百餘人踰廣陵城登廳事太守檀社驚出箭及其股社語士衆曰賊以暗來非多也行五鼓必散矣賊聞鼓果遽而走於是悉降社是歲城東府築府舍十一年春正月盜殺左將軍北青州刺史劉劭宣初劭宣夜飲之夕有芒履長三尺墮其食盤須臾難作初謝混負地矜才罕所容好雖劉穆之不能下也遇劭宣而盡歡或以譏混混曰孔文舉禮太史義未下豈有非之邪平西錄事韓延之司馬休之故吏也帝招以位延之報書曰司馬公體國忠貞款誠待物今得罪宰相加以討能無辭乎席上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良可恥也伐人之君啗人以利五尺童子孰不知君之心請以臧洪游於地下耳帝省書顧左右曰事人當如此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懼不容於時嘗爲讖曰魚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乃引焉是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爲名庚午大赦帝白衣西討三月軍次江津司馬休之阻岸置陣帝欲自登謝晦抱止帝帝抽劔擬晦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曹洪所以濟魏武也乃止疾

召胡蕃人來至將斬以勵衆蕃謂使者曰正欲擊賊不得奉命因以刀頭穿岸傍劣容脚指乃騰而上岸衆從之大破賊五月雍州刺史趙倫之破魯軌於石城休之來援不戰而走

裴子野曰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動非其時也天方厭晉罔敢知吉已雖欲得無乃違天乎五運無不亡之國爲廢姓受朝賢若三仁且猶顛沛而況豪俠哉昔中原殄寇道盡于時四海爭秦豈徒繫晉得實存乎大義故能遂荒南土其興也勃焉至義熙不異於是矣而宋家支離未忘前事波逆越逸禍將日尋豈戡黎之伐宏少將咎周之徒孔熾興廢何其歇歟

進帝太傅楊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論平蜀功以朱齡石爲豐城公秋八月甲子以中書侍郎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書十二年春正月以帝領兗州刺史加平北將軍增都督南秦二十二州諸軍事三月僞秦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乃言於天子戒嚴北伐夏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鍾癸巳詔帝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劔爲四十人秋八月乙巳大軍進發奉帝弟瑯琊王德文以行劉義府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鎮石頭以劉穆之爲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光祿大夫孔

季恭先告老居家室於是願從以爲軍謀祭酒寧州刺史獻帝琥珀枕命搗碎付征士療金瘡九月軍次彭城以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及龍驤王敬爲前驅造許洛寧朔劉遵考中兵沈林子舟師通石門寧朔朱超石寧朔參軍胡蕃趨半城龍驤朱才寧遠竺秀寧遠嚴綱開鉅野皆受督於王仲德北方屯戍緣道降伏十月衆軍會洛陽圍金墉姚鈺請降執歸京師洛陽平命修五陵置守衛十一月癸巳天子使冊帝曰朕以寡昧仰纘洪基賊臣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臣無位提挈羣兇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業奄墮于此七百之祚剪焉傾覆若涉

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倚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相元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寮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日月氣陵雲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王室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順流長驚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彩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宏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海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舊青虎視沂代介恃遐阻屢爲邊毒公蒐乘秣馬復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

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千里申威隴漢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兇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旌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從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嶷然內湛視險若夷妙略奇軍淵謀不世狡寇窮窘喪旗遁跡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豐西夏凌上周主肆志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禦軌以刑消之不日大軍電掃神兵風拂罪人斯得荆衡晏清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涉血萬頃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兇遠逆傳首萬里南海肅清荒服來洎此又公之功

也譙縱恃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關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陵波憑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威五都傾蕩園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甿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雍許鄭風靡輦洛載清僞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宙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謀冠古電擊強祚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洽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包桑辨方正位納之軌道蠲削煩苛較茲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

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文
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子種德何以尙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
物所以協輔王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
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序霸又命晉文
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賢勲高振古而殊典未飾朕
甚忸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郡之蘭陵下
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國之泰山十郡封
公爲宋公錫茲元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豕社
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
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尙書左僕射晉寧

縣五等男堪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
散騎常侍尙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
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
錄尙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
太傅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楊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
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綱紀禮度萬國是
式乘介蹈方罔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
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稼采繫實躬稼穡惟阜
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
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

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烈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形四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丞相已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卹庶邦勗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加宋公遠遊冠相國綠綬位在諸侯王之上

十三年春正月追贈高祖靖太常父翹特進左光祿大夫綬綬軍次陳畱城經張良廟下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存典禮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元感蔚爲帝師可改○○棟宇修飾丹青蘋藻行潦以時致薦王鎮惡軍次潼關檀道濟逼蒲坂羗并州刺史尹昭據險道濟攻之未能下沈林子謂濟曰蒲城堅卒未可下攻之傷衆守之引曰王鎮惡孤軍無依勢危力少潼關天險必爭之地若姚紹據之則難圖也不如棄蒲坂并力潼關潼關若捷尹昭不攻自服矣濟從之二月甲戌沈林子檀道濟王敬等大破姚紹於潼關紹之長史姚伯子屯九原

將憑河津以絕糧道道濟爭赴之斬伯子虜其率或謂濟曰高梟之以築京觀濟曰不可師入敵境於我觀義懼之以威力則人自爲守且固及伐其人何罪食而遣之於是周秦保壁襁負而至朱齡石率丁旰等爲却月陣大破拓跋圭等數軍於河北五月戊午帝次洛陽七月癸未步軍入關八月衆軍破姚泓於青泥走灞上辛丑大軍次關頭丁未王鎮惡舟師泝河入渭食畢登岸斥舟誓衆大破姚平等橫門王敬自平朔門入泓與數百騎奔石橋明日將妻子詣壘門降泓子年上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不如早自引泓不荅其子登橋自投而死於是君臣面縛以詣壘

門王鎮惡執泓屬諸吏長安六萬餘戶宮殿壯麗財寶盈積王師號令嚴整士民悅服相附日滋九月甲子大軍次灞上王鎮惡道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曰明公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笑曰卿欲效馮異耶是日帝入長安收其彝器渾天儀玉圭指南車記里鼓秦漢大鍾魏銅蟠螭等獻于天子其餘珍寶頒賜將帥拜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執姚泓歸詣京師斬于建康市遷姚宗於江東天子使使勞師於咸陽冬十一月進帝爵爲王增國十郡帝讓不受以桂陽公義真行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京兆以王循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留兵萬人以傅弘

之領之將班師長安父老謂帝曰殘民不見王師百
年於茲矣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壟千門萬戶是公家府殿捨此欲安歸乎帝爲之憫
然鎮惡五月五日生故名鎮惡嘗客於澠池澠池人
李方厚遇之後入關拔方爲澠池令初謂方曰吾忽
值英雄主取萬戶封侯當厚報卿十一月丁亥尚書
左僕射丹陽尹中軍西華子劉穆之卒贈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以左司馬徐羨之領丹陽尹帝聞穆之
卒哭之慟上疏於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
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臣穆之忠規遠畫潛慮

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南昌
侯封一千五百戶謚文宣公穆之旣貴食必方丈嘗
白帝曰穆之本貧賤贍生多闕比來所資殊爲豐泰
自此之外無一毫負公帝亦推心委賴如左右手爾
穆之外所知聞無不畢白雖同閭里戲謔道途細事
皆具聞帝多識情僞穆之之由也及居東府副上相
帝任內則穆之外則謝晦然二人素不相叶及穆之
卒謝晦喜形於色自是朝廷大政皆諮受帝小事則
決之於徐羨之十二月旋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河以
歸十四年正月師次彭城解嚴息甲後沈田子自與
王鎮惡爭功且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比諸葛亮

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于時論者深憚焉故田子因衆懼襲殺鎮惡於傅弘之壘弘之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俄而田子言鎮惡反脩乃執田子專戮斬之自是胡馬憑凌咸陽危矣二月嵩山獲玉璧三十二黃金一餅漢中成故縣水崖崩獲鍾十二枚鞏縣民宗曜獲嘉禾九穗同穎獻諸天子詔歸于帝帝固辭以中軍將軍劉義符爲荊州刺史中軍議郎張節諫曰儲貳至重四海所繫古來冢子在外未有爲國福者乃止夏六月庚寅始詔受相國九錫之命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顧寮佐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衆人斂衽將軍王弘率爾而言曰此之謂神物求

十二月戊寅天子崩瑯琊王德文卽位改號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汝南潁川滎陽十郡以增宋國庚申葬安帝于休平陵秋八月丁巳遷都壽陽始受王爵赦國內五歲刑以傅亮爲中書令九月帝解楊州牧冬十月以劉義真爲楊州刺史十一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懸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帝表讓殊禮是月竟陵郡江濱

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帝獻之天子讓不受歸諸瑞物藏於相府二年夏四月又徵入輔五月己亥發自壽陽六月壬辰舟輿泊于石頭津渚恭帝詔曰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間鈞三極統天成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其來尚矣晉道凌遲仍屬多故安皇播越宗嗣墜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宇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出一序魏運再造區夏固已興亡繼絕拯淪溺矣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元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于幽顯瞻烏爰止爰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

哉昔漢德旣微魏祖繼其緒黃運不覺三后肆其勤故天之歷數定有攸在敢忘四代之高蹤橫作天人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敬禪于宋草詔旣成請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宋王夫元古權輿攸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以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在昔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旣終唐虞不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得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昔我宗祖欽

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豈伊博施於民濟茲黔庶固已化洽四海道備八荒圖緯之文旣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誦於野億兆忭蹈傾貯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應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荅三靈之眷命是日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軌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

讓晉帝已遜于瑯琊王第百辟拜辭祕書監徐廣獨流涕歔歔謝晦止之廣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抗表陳讓表不獲通羣臣上疏勸進不許太史令駱達奏曰自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民更主異姓興焉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十三年鎮星入太微有立王徙主之兆元熙元年冬有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後漢建武至建安末

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於是羣公卿士固請乃從之初漢光武立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末年舊根復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駕於南郊壇柴燎祭于上帝禮畢嚴駕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永初元年封晉帝爲零陵王食邑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皆用晉典上書不言表荅表不稱詔宮于秣陵封道憐及義慶等五王

二年以義真爲司徒以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聽訟華林園禁淫祀九月晉零陵王殂車駕率百寮臨于朝堂三日葬以晉禮以梁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梁州刺史尚書令司空以太子詹事傅亮爲僕射上不豫以道憐徐羨之傅亮檀道濟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上不許以義真爲侍中豫州刺史上瘳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三年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禦難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大臣中亦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後起若有少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癸亥上

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

在縣東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

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

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躬仲文言之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征或曰療金瘡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之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常獻入筒布一端上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所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帝素有熱疾并病金瘡末年尤極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乎卽令毀之制諸主出適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性尤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數十人時徐羨之往西州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之已出西明門外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後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慙色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觀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

稽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稱上儉素之德武帝不荅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廢帝滎陽王

廢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晉元熙元年進爲宋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以永初四年春正月

己亥朔大赦改元爲景平元年文武各賜位二等乙巳虜將達奚印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於城內掘地深七尺旁穿二道出城外又分爲大道出賊後募敢死士數百人隨叅軍范通基出自圍外鼓噪斬虜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燔其攻具虜雖暫退衆還復合拓跋圭又遣平安涉歸寇青州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至謂尚書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執政徐羨之云黃門已下專以委蔡已上衆叅也廓曰我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遂不就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遺令曰先皇棄世載五十古不封樹漢亦異陵今將外營別壙亦無不可十二月大沮渠

蒙遜吐谷渾阿豺遣使貢獻庚辰爵蒙遜爲河西王以阿豺爲安西將軍封澆河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宗親反自號冠軍大將軍寇山陰山陰令陸劭拒之戰柯亭賊敗走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將軍襲許昌殺西潁川太守庾龍乙丑虜騎掠高平初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閻高祖崩因喪來寇河北騷然矣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次臨朐虜焚攻具去青州孫琳爲御史中丞以事忤徐羨之羨之遣琳弟瓌自釋琳曰我觸忤宰相罪止一身差不及爾無忙懼遂劾免羨之雖不獲命朝廷憚之己未虎牢城陷虜執司州史毛德祖歸初虎牢圍急城內無水土馬皆渴皮膚

黑爆人皆患瘡至死無血城潰左右扶德祖使逃德曰義不使城亡而身存與衆俱執七月癸酉尊帝所生張夫人曰皇太后宮曰永樂丁丑以早故詔赦五歲刑己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天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掃天倉而後滅帝旣卽位多不率禮范泰上封事深言其不道及多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臣蒙先朝厚遇思竭狂瞽陛下若能留心覽察則臣無恨九泉輔國將軍交州刺史龍編侯杜惠之卒贈左將軍惠之爲刺史也布衣疏食治國如家歲荒民飢以私祿賦十城門夜不閉道不拾遺海表大治十二月丙寅省寧

州之江陽爲建安郡是歲索虜太守死子燾代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徐羨之傅亮謝晦奏
曰先朝不豫已至大漸車騎將軍義真酣酒日夜不
輟兼惡言訕主謗朝并輒匿甲卒請遵武陵王故事
廢爲庶人流于新安郡前吉陽令魏郡張約上書訟
之曰臣雖草介備先黔首少不自量頗爲高荆懼伏
惟高祖武皇帝挺器神武撫運龍躍仰清天步則齊
德有虞俯廓地基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
國雖靈祚攸長而聖躬不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
心藩王義真天姿夙茂素有卓然之美宜在容良掩
瑕宥過訓以之方伏思大宋之興雖叶應符律而開

基造次根條未豐宜廣藩屏使兄弟盛比姬氏伏願
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之業下顧蒼生願
廟之望時關內田宥冒死詣闕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
就斧鑕無媿地下執政徒約之梁州道追殺之初高
祖既締○○而副貳未育帝始義熙二年生于京口及封
王恣其志慾膂力絕人解音律善騎射於是羣小左
右多進異端義真好文愛士而性又浮躁謝晦嘗言
於高祖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
使負荷非才高祖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視之晦造
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遂言德輕於才非人
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王愈不悅與前太

子左衛率謝靈運散騎常侍顏延之昵狎過甚故吏
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
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情性所得未能忘言於悟當政
與遊耳矣及主無謀定故先黜義真乙未以皇弟義
恭爲冠軍將軍南徐刺史丁未大風天有五色雲占
曰天錦有兵高麗國遣貢獻發使誅皇弟義真于新
安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來朝執
政諷之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
業不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副屬當大位窮荒極悖一至
於此大行在殯幸災肆於悖辭嘉容表於在戚至三
召樂府鳩集伶官倡優管絃靡不備發珍羞甘膳有

加平日採擇媵妾產子就宮覲然無忤醜聲四遠臣
子痛心及懿后崩背重加天下親與左右執紼歌呼
手推梓宮撫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媒狎羣下
慢戲興造萬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
苛酷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
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朴歐擊無辜穿池築觀朝成
暮毀徵發功匠疲極兆民遠邇歎嗟人怨神怒社稷
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可廢爲滎陽王一依
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鎮西將軍宐都王仁明尤篤孝
弟自幼及長德業沖粹識心明允宐纂承皇統光臨
億兆主者詳行舊典以時奉迎未亡人嬰此百罹雖

存若隕永悼怯事撫心崩寒徐傅等將廢帝諷王弘
檀道濟求赴國許弘等來朝謝晦移家出鎮軍府將
治府舍而實伏甲士出于外屋以謀告中書舍人邢
安泰潘盛等爲內應夜邀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
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
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開瀆聚
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遊大
淵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人於帝
側帝傷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紋羣臣拜送辭于東宮
遂幽於吳郡是日赦死罪已下檀道濟入守朝堂六
月傅亮率臺迎宐都王于江陵徐羨之使邢安泰殺

滎陽王於金昌亭王有勇力不卽受制突走出昌門
追者以門關踏之致殞乃加刑時年十九南郡太守
江夷臨哭盡哀

裴子野曰昔漢武爲衛武太子置博望園延異能之
士而長安闕下竟有流血之豐高祖寵樹滎陽恣其
嗜欲羣小競進亦有金昌之禍苟不納於義方必異
世而同失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
傅相之禮其衣服飲食則保節其身三師并輔其志
進退俯仰如值繩準驕奢淫佚無自入矣故以儀形四
海君臨萬國奕世休嘉不隕令問宋失教誨則異於
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傅

二職者皆臺榭也制其行止授其禮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無近於今古謹勅者能訓之以嗇陋愚戇者又誘之以凶慝興置太子太傅而無師保其他職掌率由舊章諸王無相置師一人多耆大夫領之王臨州則長史行宣通教令又師傅之流甚有專恣擅威權由是而言君子勿用老成碩德多見嚴疎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莖實寡嗣君幼主世淫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習則生常其來遠矣夫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過工匠者何本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力宋以此終焉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先是有龍見西方中天騰上上蔭五色彩雲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秋七月丙寅法駕自江陵至行宮傅亮率百官奉璽紱詣天門上疏伏惟陛下君臨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邦家風猷宣於藩牧宗廟神器乃眷西顧臣奉荷朝列再覩太平行臺至止瞻望城圍不勝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閣門拜表以聞王荅書使召見傅亮哭甚哀旣而問二主薨故悲感嗚咽左右掩泣莫能言視亮流汗不能荅旣出布腹心於鎮西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于時權臣用命人懷疑懼議者謂有異圖王華進說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

衣諸生非有晉宣王敦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
必不見容陛下寬恩仁慈衆所知也是以越次奉迎
冀以見聽悠悠之論必不然矣羨之亮晦王弘道濟
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就懷不允勢必不爾殿下但長
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耳王曰君復爲吾宋昌也留王
華以守甲寅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負王舟
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也
吾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舟輿入于京師丁酉謁初
寧陵進入中堂百辟奉璽紱勸進至三乃許之

建康實錄

建康實錄卷第十一

文化丙子

